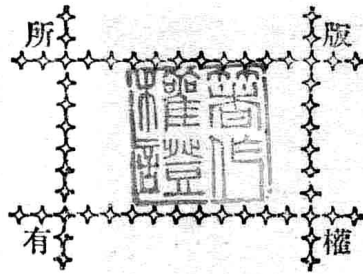


中國教育建設方針

朱城

民國二十年
民國二十年
民國廿一年



刷

中國教育建設方針(全一冊)

◎ 定價銀七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舒新城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刷所

印

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台保定
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
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
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
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
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

(六二六九)

自叙

這冊共文章十篇，均爲民國十五年夏至十七年夏所作。其中四篇爲論文，有兩篇發表於教育雜誌，一篇發表於小呂宋中西學校三十週紀念刊中；一篇於十七年草就，因那年秋天從南京遷居杭州將原稿雜故紙中不曾發表；三篇爲十七年五月大學院全國教育會議的提案——但教育行政制度改革案未曾提出——三篇爲近代中國留學史、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及現代教育方法三書的結論。因各篇所討論者均屬中國教育建設問題，故集成一冊，而以第一篇的篇名作書名，題爲中國教育建設方針。

我自民國十四年夏季而後，即已脫離教師生活，十七年秋季而後，連教育文章也不會寫。雖然十九年秋以至現在都還每星期輪流在上海的幾個大學中講兩小時的近代中國教育史，但完全是一「客串」，不是我的職業，更不是我的事業。但是此冊之印行，却與這一「客串」不無關係。

我正式作過大中小學的教師九年，寫過教育的書籍二三百萬言，前後算來，我賴「教育」爲生者十餘年。可是個人體驗所及，我的個性是近於文藝的。我從

小便對於音樂、繪畫、文學有特殊的嗜好。我雖然不是文藝研究者，但我剩餘的時間大半都消磨在文藝上——於攝影所費的時間尤多——雖然恃「教育」生活了十餘年，但初意不想研究教育，更不想作「教育家。」而事實上竟寫過如許的教育書本，還要集印這冊，可以說是完全爲「問題」兩字逼迫而成。

關於我和教育的種種因果，我有一本自傳式的我和教育詳細說明我三十餘年來所受的教育，與從事教育的種種，這裏所要說的祇是「問題」何以能逼迫着我談教育。

我是小農之子，十九歲以前，都過的是完全小農社會的生活，而且曾在私塾和書院讀書十餘年，對於舊日的小農社會生活當然有相當的體驗。自十五歲改進新式學校而後，二十年來，無論當學生、當教師以及從事教育著作，對於新教育制度總感着不滿，而常常自己問自己：「這樣的教育是不是中國現在的社會所需要？從事這樣的教育到底與國家社會有什麼益處？」最後則更進而懷疑教育本身的功用：於是教育行政、學校制度、教師生活、學生出路以及學潮、學風的種種日常習見的現象，在我都成爲重大的問題，常感覺到一種「必得解答」的壓迫。

而我的素性、行爲又常常爲思想所支配，無論對於什麼事情、一經發生疑問之後，必得設法從各方面求得一個心安理得的解答，纔能繼續作下去；否則，情願放棄。不過事情放棄之後，倘若自己的問題沒有解決，還是不安，潛意識還是在那裏求解答，一遇機會到來，牠便抬起頭來，而無法制止。我在民國十五六七的三年間對於中國教育建設的問題特別講得多而卒成此集者就是這個原因。

我在小學第三年便因弄風潮而被開除，九年的教師生活曾爲風潮的對象四次。多經一次風潮，我對於現教育各方面的懷疑即深進一層，同時對於教育的認識也深一層。當我在單級教員養成所及高等師範學習教育學科的時候，固然視教育科目爲無足輕重的東西；但因受了「尊師重道」與「教育救國」兩種社會傳說的影響，對於教育的效能看得很大：以爲牠是一劑萬病包醫的良藥；凡社會國家的一切問題，都可由牠解決；對於教師也看得很高尚，以爲教育是神聖的事業，教師是清高的職業；凡社會上一切的事業都不及教育的重要，一切的職業都不如教育之尊貴。後來與實際的社會接觸之後，慢慢地知道理想與事實是不能一致的：平日一般人所不齒的種種卑污的事情，也都一一從清高的教育界

中實現了；而學校愈發達，畢業生的失業也愈多，教育的功效更無從說起；於是從前的迷夢一一打破而轉到「何以如此」的問題上面去了。

我因為要解答我自己的問題，所以離開高師而後，便把當時所有的中文教育書籍，一一購而讀之。但除了知道幾個訓育論、養護論若干名詞，識破那些書籍是從日本抄譯而來以外，對於我的問題，實在不會有絲毫的益處。民國八年在長沙福湘女學任教務主任，得讀其圖書館的美國教育書籍多種（該校是美國教育會辦的），九年任湖南第一師範教育科主任教員，因編講義之故，復勉強讀了一些教育書；但結果祇有增加對於教育的懷疑，於我的問題仍然無關。可是對於學校制度及教學方法則隱然有一種傾向，所以十年在吳淞中國公學中學部任職，首先提倡延長中學修業期一年；並將課程改編，注重職業訓練。同時一面減少上課時間——每週最多二十四小時——一面擴充圖書館引導學生獨立自學。適逢個別教學的道爾頓制於斯時傳入中國，我因平日懷疑班級教學之故而首先採納施行之。雖然因為當局者的教育思想和我相去過遠，致我於實施此制之半年後而自去，但道爾頓制在中國教育界上所引起的波動，却是中國新教學法

的歷史上所未有的。那時我因各處請我講演道爾頓制，得與內地各方面的教師接觸，始知中國的教育問題，絕不是一個教學方法所能解決，而着重於近代中國教育史的研究；十三年夏，去江浙皖各省考察中等教育，斯年秋復於去成都高師任職時附帶參觀沿江各省學校，更覺得中國的學校制度、教育行政、課程內容、教學方法等等均有改造之必要。至十四年夏離開成高而後，不獨絕不談道爾頓制，河南一師、北平師大及上海的幾個大學屢次聘請教書亦完全不應，而專心致志於研究自己要解決的問題。

十四年夏季至十七年秋的三年餘時間，完全用在近代中國教育史的研究上，我的教育著述也以此時期為最多，除去論文數十篇外，書本有教育通論、現代教育方法、收回教育權運動、中國新教育概況、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近代中國留學史、近代中國教育史料、十四年中國教育指南、十五年中國教育指南、教育叢稿、第一集十種。除第一種為普通參考書，第二種介紹西洋教育方法，第十種集合民國十四年以前的論文而外，其餘均係關於近代中國教育史的工作。在這三年中，我無時不為內心的問題所苦，僅僅從事教育的研究，終於無法得到圓滿的解答。

乃逐漸擴充至於教育範圍以外的近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對於「這樣的教育是不是中國現在的社會所需要」的問題，也逐漸得了明確的否定答案：以爲這樣的教育制度是工業社會的產物，不合於中國小農社會的需要；要建設中國的新教育，非從農業社會的歷史上求根據、從現代的世界經濟制度上謀適應不可。而此思想更支配了我的行爲，使我更不願到學校作教師。同時對於教育的功能也有了較明確的認識：以爲教育祇是社會活動的一種，處處都得受經濟與政治的支配；牠雖然在人生上也有其應有的地位與功用，但絕不是獨尊的，尤不是萬能的。有了這兩種根本概念而後，便儘量地發抒，這冊的十篇文章都是由此而來。這些見解，當然不敢自視爲最合理的，然而我的內心的壓迫，却減輕了許多。

以上是這冊所以產生的經過。

十七年秋季而後，因爲我在教育上所感到的內心問題，已略有相當的解答而發表了，同時又爲中華書局的職務與個人的文藝嗜好所忙，對於這些文章也已忘記了。去年秋因爲作「客串」的講師，不時又談到往事，而偶然引起我的回

憶；今年年初，復於報上看見教育部不准未立案私立中學的畢業生投考大學，及考入大學肄業數月後因資格不夠而強其退學的命令，更引起我的不平，在上月十五至二十八日之間連作兩篇文章論考試與文憑交中學生及中華教育界發表；同時又使我想到我這些三年前的教育論文，似乎還不是明日黃花的故紙，似乎還可以供教育界的參考。所以毅然從故紙中搜集出來而印成此冊。

這些文章所論的方面雖然不同，但因中心思想是一貫的，所以其中難免有重複之處，還請讀者原諒！至於我這中心思想的根據是否正確，由此思想所產生的方法是否與中國的需要相合，是否可以實施，更要請高明的讀者切實指教！我以為我們的見解儘管不同，但對於中國現在教育之當改造，恐怕是大多數人所能感得到的。倘若大家都把各人的見解發表出來，從不同之中求其共通之點，以為實際改造的張本，實在是於社會、於國家、於個人都是很有益的事情。我的此冊，權當作拋磚罷，還望大家把玉投來！

舒新城二十年三月十日

陸費序

新城認定「現行教育制度是工業社會的產物，不合於中國小農社會的需要，要建設中國新教育，非從農業社會的歷史上求根據，從現代的世界經濟制度上謀適應不可」，我以爲他的建設新教育的意思是不錯的。但是現行教育制度，雖是工業革命以後的產物，却不能說一定不合於農業社會。

現在教育不良，不全是學校制度的緣故：實在是由於帝制和做官的餘毒未盡。從帝制的餘毒而起的大弊病，就是官廳干涉過度，從做官的餘毒而起的大弊病，就是一進學校便將生活提高，總想升學上進。最近加上美國式的「拜金主義」、「讀書吃飯主義」，於是我國的教育便變成：

(1)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兒曹，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2) 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

再說率直一點，便是讀書的目的，是求富貴，國家看待學校，亦彷彿科舉時代的防夾帶、跨考、冒考……以免他們徼倖而求富貴！

我以爲現行學校制度，如果好好的活用，不論工業社會、農業社會，都可以適

用的。不過主持教育的人，要明白國民教育、職業教育、人才教育的性質和其並重的必要。各地方各社會許其各就其需要和便利，任其作種種的活用，畢業文憑，可看做一張結帳單；升學和種種考試應重學力而不重文憑。能進學校固較自修的便利，不能進學校的，也可以自修而深造。

班級制的毛病很多，那是無庸諱言的。如果「財」才「均」充足，每一個教室只許容十餘人，或不到十人，注重個性，那是再好沒有了；但是在現在經濟人才之下，是不許的。

我小的時候，母教四年、父教一年、師教一年，十四歲以後，便個人自修，或於業餘偶進夜校；但覺自修很不容易：第一要天分好，第二要毅力強，這不是可以責諸普通人的。因為這個原因，所以我的主張：對於現代教育制度，應該改良活用，却不能一筆抹殺；對於自修，應該提倡獎誘，却不能一力恭維。再換一句話說：中人以下的資質要靠學校，天才要靠自修；就是進了學校、畢了業，如果不會自修，仍就不會成功的。

新城的教育建設，可分析為左列三點：

1. 中國是以農立國，要謀適於農的教育；

2. 提倡自修、利用三館；

3. 無論在校不在校、同樣考試。

這三點是對的，尤其是沒有進過學校的我，對於他這第二點利用三館尤表同情，尤覺感動興奮！

他的辦法：都市城鎮利用大學中學的三館，許大學中學程度的人，可以自修，也是對的，也是可以行之有效的；但是他最得意每縣設十個三館，我却想不出所以然的道理：第一、未曾進小學的人，不識字，不解淺近算術，怎能自修；第二、導師非全材，恐怕導不了許多，他說可請家庭教師，試問請得起的有幾人；第三、每館三千元，倘若連房屋桌椅器具書籍都在內，恐怕太簡陋罷；第四、葛蓄式的辦法，要有電燈路燈，且交通便利，教員充足，方可行之無阻，如照我國內地無電燈路燈，交通又不便，導師又不充足，如何充分利用呢？第五、三館開了無人來研究，又如之何——我從前在南昌武昌閱書報社閱書，開首還有十餘人，後來漸少，只剩我一人；即上海總商會的圖書館，看書的也不多。我是喜說殺風景話的：如果有二萬萬元的開

辦費，我也不贊成辦二千縣每縣十所之三館；如果有六千或一萬二千個好導師，我也不贊成放在三館坐冷宮，——我相信小學程度的三館一定沒有生意的（原文作初中以下，初中當別論。）

話雖如此說，三館是要辦的，小學程度不行，只好從中學程度起；最好附在中學內。在沒有中學的縣，要強迫辦中學兼三館；從中學起，是可能的。附在中學，就是生意不興隆，也沒有甚麼大損失。總而言之，要國家承認自修，予自修者以便利就是了。

我有一篇三軌制的教育，用意和新城差不多，辦法或則較有邊際，茲錄於左：

三軌制的教育

我向來主張國民教育、職業教育、人才教育三者並重：國民教育要量多，人才教育要質精，職業教育要適實用。

近十年來，大家覺着從前模仿日本教育成效不良，於是採用美國的制度。殊不知美國與我國相較，無論財力相懸太遠，人民的程度也不知相差多少。她現在

制度是適應她們現在的情形，那是我們東施效顰學得來的！

美國人民富力遠過於我國，又有百餘年教育的歷史，所以他們進六年八年的小學，簡直不成問題；他們家庭社會程度都高，所以六年小學，簡直可以有我們初中的程度。譬如教育玩具、圖畫書之類，在美國家庭是習見之物；家庭環境好，預備足，進學校自然事半功倍。在我國或以父母程度低，或以經濟不裕，此類東西在家庭很少看見。所謂家庭教育，在中上社會已感不足，在下等社會不但沒有良善基礎，反有惡習錯覺，須待學校矯正，勢必事倍功半。又譬如汽車，美國人幾乎每家都有，學校距離較遠，毫無問題。我們要學生步行，距離十里之遠，就沒有辦法。至於教育經費，學校設備，教師程度，相差更不知多少。照此情形，小學怎能效法美國呢？我國因中學畢業生之不易就業，於是效美國制而職業化。然考之實際却又不然；試問做美國制已十餘年了，中學畢業生就業的困難，能比從前減少嗎？倘併從前的甲乙種實業學校計之，恐怕就業的中等學生，不但沒有增加，反減少了。這是甚麼緣故呢？美國的農工商業主持的人和勞働的人都有相當的專門學識技能，中學校只要有職業訓練，尤其是有目和手的訓練，便可就業服務；專門的學識

技能，可以在服務中從領導人員學習，不必全靠學校。我國則不然：一般的農工商界程度很低，學校出身的學生，先看不起他們，他們也怕用學生，而學生又無適用的技能。種種扞格，就釀成就業難。中學生更有一種虛驕之氣；就是現在的職業訓練，也與職業無關，比甲乙種實業學校，更無用處。於是採了美國制，更增加就業的困難。所以中學效法美國，也不得不失敗了。

美國中等教育，與我國和日本更有一大不相同之點：即美國全用本國文，即使兼習德法文之一種，也不甚注重，且不甚難。我國與日本的中學校，被一種外國語橫在裏面，弄得沒有辦法，這也是採用美國制應該知道的！

照這樣說來，現行學校制度便推翻嗎？我以為不必。只要改造補充，使牠和我國的經濟制度、社會程度相合就行了，現在我姑且將我的意思說說：

一 小學教育的三軌制

日本小學教育是單軌制，德法小學教育是雙軌制，就是國民學校和預備進中學的預備學校雙軌平行的。我以為在我國現狀之下，應該用三軌制：即

爲預備進中學的設預備學校；

爲普通國民設普通小學校；

爲一般貧苦子弟設義學。

預備學校要聚質精，所以經費要充裕，設備要完全，教師要優良，學生也要中材以上的。每一教室的學生，至多三十人，須在較短的時期，完成優良的國民教育，使升學的較易於造就，萬一不能升學，亦可成爲較優良的國民分子。

普通小學校就是現在的小學校，要求普及；如果限於校舍，限於經費，不能儘量擴充，不妨採用全日或半日二部教授。畢業的學生、優良的須能升學，中等的也可做一個完全國民。

「義學」兩字，是我國固有的名詞，新教育施行以後，大家似乎把這兩字忘了，到現在却來忙勞而寡效的民衆教育。向使二三十年前，記着這「義學」二字，改良進行，那麼現在受民衆教育的一班人，不都早受過「義學」教育嗎？「義學」的辦法，可附屬於普通小學校：如小學教師來不及，可另請教師，不限資格，學生年齡，自八歲起十八歲止。每日上課二小時，於他們作工種田毫無妨礙。不但不收